



一分一秒，死亡在向你逼近……

李异◎著

精飞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分一秒，死亡在向你逼近……

龙精

李
异
◎
著

I247.5
LY3.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精/李异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17-2126-0

I. 水…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4515号

水精

Shuijing

作 者/ 李异

责任编辑/ 徐秀梅 高璐

装帧设计/ 引文馆·闫薇薇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17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7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年 4 月第 1 版印刷

定 价/ 20.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126-0



在积骨岛这样的热带荒岛上，危险无处不在。

2006年5月13日上午9点28分，积骨岛。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像施了魔法般掠过荒岛，在太平洋蔚蓝的天际消失得无影无踪。猛烈的阳光照射下来，森林里到处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季风雨林高大无比的乔木树噼哩啪啦往下滴着水，斑驳的树干缠满了网状藤类植物，在经年不见阳光的裸露树根上，长着各种各样颜色鲜艳的毒菇，菇伞上面缓缓蠕动着几只模样古怪的褐色软体虫，正探头探脑地张望着这个原始世界。

一只翻皮靴突然踏在毒菇旁边，溅起泥水，那几只软体虫像受到了惊吓，卷成一团滚落到地上。

阿宋停了脚步，放下行装，蹲下身子去检查自己小腿上的伤口，刚才为了躲避暴风雨，他的腿扎在荆棘丛里，划了一道大口子，疼痛难忍。在他前面不远处，黄毛正用锋利的刀劈开垂下来的野藤，往密林深处前行。

进入密林深处，海潮的声音已经听不大分明，椰子树也明显减少

了,代替的是典型的热带季雨林植被,但这里仍充满海洋特有的咸湿气息。

“喂,你等等我!”阿宋用生涩的英语对黄毛喊道。

黄毛是阿宋的雇主,他是个美国人,名叫路克,但阿宋更喜欢在背地里喊他黄毛。几天前,黄毛来到了他们的渔村,想找一个能出海的。小渔村很少有外国人光临,村民对这个外国人充满戒备,谁也不肯帮他。

“我说,这里有谁愿意送我出海,我付双倍价钱!”那个叫路克的黄毛急了,在码头用英语高声叫道。渔民们斜着眼看着他,他们大多听不懂他的话,但大致还可以猜到意思,犹豫了一会儿,又都弯腰做自己的活,没人愿意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出海冒风险。

“你想去哪儿?”阿宋在他背后问道,几年前他在一个海滨城市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干过活,能说几句简单的英语。

黄毛回过身,露出欣喜的笑容。

“你还没告诉我,去哪儿?”阿宋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别高兴得太早。

黄毛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然后把阿宋拉到一边无人处,神秘兮兮地说:“我保证你这次出海比以前的任何一次拿钱都多,只要带我去那儿。不过,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次出海的目的地。我们先谈妥这个条件,才能说明我的目的地。”看到阿宋不信任的眼光,黄毛又接着说道,“我可以先告诉你,那个地方距离这里大约有 500 海里。”

“你想偷渡?”阿宋警觉起来,500 海里,足以把这个外国人送往日本,说不定这个外国人是国际刑警追捕的要犯。阿宋在肚子里盘算着要不要报警。

“我不是坏人。”黄毛似乎猜到了阿宋的顾虑,抢先说道。

“那么你是谁?”阿宋打量着他,鬼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那家伙的额头上又没有刻着“好人”两个字。

黄毛耸了耸肩,说道:“好吧。”说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证件递给阿宋。证件上面有一排小字:美国加州博来克历史调查研究所,证据调查部。下面是他的名字:丹尼·路克,历史学博士。在名字的左边还有一张他的相片,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很多,有些清瘦。这显然是一张工作证。

“历史学家?”阿宋有些惊讶,他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外竟是个

历史学家。一个历史学家突然跑到这个毫无历史的荒僻小渔村来,就更令人奇怪了。

黄毛又把护照给阿宋看了,护照是真的,一切的手续都是合法的,他说得没错,他不是坏人。

“OK,只要不是太玩命的事就成。”阿宋把护照交还到黄毛的手里,他并不真正关心对方是谁,只要能安全地拿到钱就行了。又讨价还价了几次,终于让这笔生意成交了,价格高得让阿宋窃窃自喜,并且,有一半还是先预付的。

阿宋把黄毛带到了自己的家里,家里没什么人,就他光棍一条,乱得像狗窝。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要去哪儿了吧?”阿宋问。

黄毛从重重的背囊里取出一幅海图,在桌子上小心地展开了。然后手指按住蓝色太平洋上的一个黑点,点了几下,说道:“这儿。”

阿宋睁大眼睛看着那个小黑点,好久才挤出三个字:“积骨岛?”

积骨岛是西太平洋一座远离航线的热带孤岛,就是远洋捕捞船也极少经过这片海域。黄毛指着这个岛的时候,阿宋还怀疑他是不是指错了。对积骨岛,阿宋曾有耳闻,一些远洋渔民喜欢叫它“鬼岛”。去过那片海域的渔民都说,远远望去,积骨岛的主峰上似乎常年笼罩着一团黑雾,只要气候晴朗,都会看见。但这个岛并不是活跃的火山,那黑雾也不是燃烧产生的烟气,好生诡异,渔民们不敢靠近那个岛,于是就给它取了个别名叫恶龙岛。

“你去那儿做什么?”阿宋问。

黄毛收了海图:“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你的任务就是送我去那儿,然后带着我安全返回。”

阿宋冷笑了一声:“什么时候走?”

“一小时后。”黄毛把海图塞进了背包。

现在,他们已经踏上了积骨岛,起先,阿宋还想留在船上等黄毛下来,可是,当黄毛走远后,他又害怕起来,因为他看到了传说中荒岛主峰的那团黑雾,并且听到海浪里似乎发出怪声,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这

时,黄毛也返了回来,想必他也觉得有些恐惧,黄毛跟阿宋说,如果愿意跟他结伴入岛考察,他将另外付给他 800 美金。阿宋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他们已经在岛上走了两个小时。

虽然腿上很疼,但看样子伤势并不严重,只是划破了点皮,阿宋做了个简单的包扎。

“就在这片丛林后,我想我们就快找到了!”黄毛有些兴奋地说道。他返回阿宋的身边,从背包里取出一只收音机形状的黑匣,慢慢调试起来,“收音机”上的仪表指针在不断晃动。

“这是什么?”阿宋问。

“射线检测仪。”黄毛心不在焉地回了句,捧着那只匣子走入密林。阿宋重新站起来,背上包跟着他。

“你到底是物理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阿宋看着黄毛的背影,不解地问。

但黄毛的注意力已经被那匣子上的指针吸引了,没有回答他的话,嘴里却在自言自语:“这太棒了,事实证明我的推论是正确的,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们都见鬼去吧。”

“喂,这里发生过什么?”阿宋看着黄毛,又看了看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心中的疑惑更大了。

越过一条峡谷溪流,进入一片到处长满蕨类植物的草地中。黄毛的脚步越来越快,阿宋又落在了后面,看着黄毛匆匆走入前面那片野生橡树林里。

“咳!你去哪儿?”阿宋不由有些心慌,连忙追了过去。

可是,到了橡树林这儿,竟没看到黄毛的影子,黄毛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偌大的森林里,只剩下阿宋一个人。

“路克!丹尼·路克……”阿宋想起了黄毛的名字,高声叫喊着,可是,根本没人回应。四周响着各类鸟虫的鸣叫,让阿宋感到更加惊恐孤寂。

他只好硬着头皮往林子里走去,还是不见黄毛的人影,这时,他明

显地感觉到似乎有人在盯着他，可是，当他环视四周，却又没有任何异常。

林子里弥漫着淡淡的雾气。

“路克，你在跟我开玩笑吗？”阿宋大声叫道，他听说有些美国人喜欢搞恶作剧，说不定路克就在林子里和他开玩笑。

森林的深处响起几声猿猴凄厉的啼叫，听得阿宋毛骨悚然。正当他感到恐怖之时，他看见了路克。路克正站在一棵灌木旁，好像在观察着什么。

“路克，你这个杂碎，干吗不回我的话？”阿宋松了一口气，又有些生气，大踏步地向他走去。

可是，走到路克的身边时，阿宋才感到有些不对劲。路克一动不动，趴在树上，他的裤管是空的，挂在树上微微晃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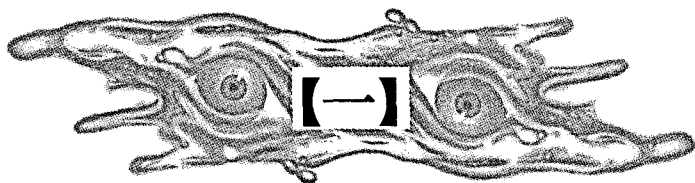
是的，它在晃荡！

阿宋全身发凉，他颤抖着伸出手去，在路克的衣服上轻轻一扯，衣服赫然掉落在了地上，露出后面黑色的灌木——衣服里面什么也没有，黄毛那颗人头是凭空架在树枝上的。阿宋顿时一阵眩晕恶寒，跪在地上狂吐起来。

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那时，他感到背后有东西过来了，那东西在草地上无声无息地飞快滑过来，阿宋的全身都紧张到抽搐起来，他绝望地大叫，想回头看那东西。

可是，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当一个人被卡在悬崖的中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而身体又动不了的时候，恐惧的心理便会在瞬间放大，这种体验是刻骨铭心的。

此刻，金小雅的身体被卡在了两块突出的岩石中间，她咬着嘴唇，试图把脚蹬在岩壁的一片尖石上，但是，那尖石突然松动了，掉了下去。她的脚踏了空，整个身体猛然下坠，哗地悬在了崖间。

金小雅吓得尖叫起来，闭上了眼睛，紧紧抓着绳索，连喊救命。

“小雅，勇敢点，你是最棒的！”崖下响起顾明的声音，金小雅努力张开眼睛，战战兢兢朝下看去，红队的同伴们都已经等在等她了，顾明、朵朵、阿辉、肖剑平，还有高翔，他们这个队共有六人。队长顾明正把手圈在嘴边，朝她喊话。

她是最后一个下崖的，因为她的胆怯和犹豫，红队失去了一分钟宝贵的时间，蓝队那边的女孩已经在崖下开始解除保险装置了。

“小雅，加油！小雅，加油！”队友们在下面喊着，而蓝队的几个男队员则在一边起哄。

安装在防护头盔上的无线摄像头发出轻微的响声，金小雅突然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是悬崖冰凉的岩壁，而是十几万电视观众，崖上崖下还有两台专业摄像机在盯着她，刚才的狼狽表情肯定难看得要命，



心里更慌乱了。

“小雅，抓住绳子，一定要镇静，放松心情。抓紧绳子，然后用脚蹬开那岩壁！”顾明在下面指导她。

金小雅控制了一下呼吸，努力镇定下来，她不能让红队输在自己身上。想到这儿，她恢复了勇气，双脚在岩壁上用力一蹬，终于脱离了那两块卡住她的岩石，身体往下沉了一米，没想到却在空中失去了平衡，顺着惯性往岩壁上直直撞去。

金小雅又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连下面的队员也不禁轻呼。幸好她及时蹬住了岩壁，才没有让自己与岩石来个亲密接触。

“好，红队最后一个队员金小雅终于摆脱了困境，现在，距离这一环节结束尚有 30 秒，如果金小雅不能在 30 秒内下到地面，红队将继续绿队之后被淘汰出局。”一身野外装的主持人拿着秒表计时器说。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金小雅又发起慌，虽然下面的岩壁十分平坦，可毕竟是第一次岩降，根本没有经验，速度怎么也快不起来。

“小雅，你能行的，相信自己！”顾明见她有些犹豫，大声鼓励道。另一个女队员朵朵则着急地在一边直跺脚。

听到顾明的鼓励，金小雅的心忽然平静下来，仿佛有了一种安全感，下降也顺利了很多。

“还剩 10 秒、5 秒、3 秒……”主持人在倒计时，刻意营造紧张的气氛。

在离地面尚有一人高时，金小雅果断地把手一松，跳了下来，双脚终于踏上了实地，计时器刚好停在最后一秒。

主持人用一种激昂的语调宣布红队通过这个环节，所有的队员欢呼着，激动地围着金小雅又抱又跳。

“小雅，刚才最后那一跳，你真是太伟大了！”朵朵禁不住亲了好友一口。

金小雅也很高兴，连连说：“应该我谢大家才是，没有你们的鼓励，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跳下来的，还好没有拖你们的后腿……”

顾明打断了她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任务顺利完成了，今晚好好

休息,明天,还有更艰巨的挑战呢,别忘了我们的总分还落后蓝队 50 秒,你们看他们都已经得意洋洋了。”

六个人马上围成一圈,把手放在一起,然后齐声喊道:“红队必胜!红队必胜!耶!”而在另一边,蓝队也以自己的方式激励队员。在这种真人野外竞技比赛里,团队的力量非常重要,有时候,比赛考验的就是一个团队的凝聚力。

主持人宣布今天的比赛结束,各队返回营地休息。此时日光已经开始西斜了,灵石山的景色也黯淡下来。

队长顾明带领红队成员朝他们的接送车走去,金小雅看着顾明的背影,心里总感觉有点异样。刚才,大家围着她庆祝的时候,一直给她鼓励的顾明却不说话了。

“这次我们一定要得冠军,获得那笔奖金,就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了。”长得白白净净的高翔兴奋地吹着口哨。

“不管怎么样,明天一定要加油啊!”肖剑平附和着。

这个计划他们已经准备了近半个学期,灵江海洋学院生物系热带岛屿生态研究小组的六个尖子,决定利用暑期进行一项激动人心的科学考察活动,而这项活动的资金来源,就全寄希望于这场“黄金勇士团”的真人野外电视节目,高达 3 万元的奖金,足以让他们的任何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现在,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他们从五支队伍里成功晋为二队竞赛,明天便是最后的决战,胜败在此一举。

一想起那个计划,所有的队员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金小雅在队员们的后面跟着,她还在猜测顾明的心思。也许,他是因为我给红队拖后了那么长时间而不高兴吧,万一明天的比赛失败,同学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但想起在崖上时,顾明在下面对她的鼓励,那坚定有力的声音让她的心头又涌着一种温热。

“小雅,你没事吧?”一直跟在旁边的阿辉见她的神色有异,关心地问。

小雅露出微笑,摇了摇头。阿辉是生物系的学生会干事,留了一头长发,长得很帅气,倒像是艺术系的学生。有人说,阿辉一直喜欢小雅,

但小雅认为那都是谣传,可就在这两天,小雅才明显地感觉到,阿辉对她的关心和照顾超过了其他同学。阿辉平时话并不多,甚至有些忧郁,但是,他会默默为她提行囊,为她做自己能做的事,对此,小雅都挺感激,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有时让她感到很拘谨。

“没事就好,刚才在崖上受了惊吓,也挺难为你的。”阿辉说。

“阿辉,是不是我拖了大伙的后腿,你们不高兴?”小雅问。

阿辉吃惊道:“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们是一个整体啊,鼻子会怪眼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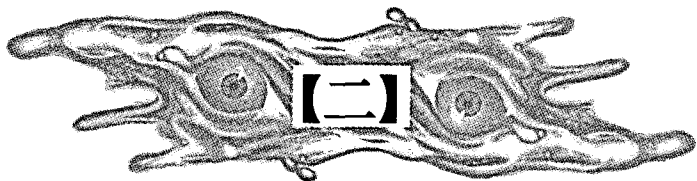
那么,他为什么不高兴?小雅看着顾明,皱起了眉头。

上了车,金小雅仍在偷偷注意坐在左前排的顾明的神色,这个皮肤黝黑的大男生,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总能吸引她的注意,金小雅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他的果断和坚毅,让她有安全感吧。

这时,顾明的手机突然响了,吓了金小雅一跳。

顾明接了电话,只模糊地嗯嗯了几声,便挂掉了,露出痛苦的表情,用手掌搓着脸。

金小雅一惊,顾明他出什么事了?



美国,旧金山,博来克历史调查研究所。

博来克历史调查研究所总部所在的银山大楼是一座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古老陈旧却又豪华威严。1906年整幢大楼毁于旧金山大地震,后来又照着原样迅速建成。

每当詹姆斯·勒斯特博士坐在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时,总是感叹人类的伟大。从窗口望出去,金门大桥的红色顶端在高楼间隐隐可见,向下看,几个嘻哈少年在楼下的休闲广场练习滑板,广场两旁整齐地种植着一排郁郁葱葱的棕榈树,绿色的扇叶随风轻轻摇摆。

勒斯特看到一辆黑色福特轿车远远地驶过来,在楼下停住,车上跑下来一个穿T恤的年轻人,匆匆进了楼。

他皱了皱眉头,丹尼·路克终于有消息了。

丹尼·路克已经失踪两个月了,研究所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来寻找他,可是一无所获,唯一的线索就是他去了中国。从中国警方反馈来的消息表明,丹尼·路克曾于5月上旬到过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但从那以后,就再也查不到什么了。

丹尼·路克此行并非公差,本来研究所无须花如此大的精力去寻找一个在假期失踪的员工,那是警方的事。可是,路克的家属坚持认为他

是为了研究所的项目才去的中国。勒斯特知道这个项目的所指,但他对路克的研究不以为然,根据一些私人书信上的蛛丝马迹来推断一项重大的秘密史实,并轻易地下结论,这不是研究所的作风,只有神秘小说家才会相信那种捕风捉影式的推测。

可该死的路克偏偏这么做了!勒斯特一想到这儿就非常生气,这家伙给研究所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门被敲响了,那个穿T恤的年轻人进入办公室,他叫奎恩,最近负责路克的寻找工作。

“有新线索吗?”勒斯特抬头问。

“主任,我想我们应该能找到他了。”年轻人走到办公桌前,把一张纸摊到桌上,“我们破译了路克电脑的密码,进入他的系统,却发现他的研究笔记都是用密文加密的,根据我们的研究,有一个词在密文里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这个词就是——吉古岛,亚洲人都叫它——积骨岛。”

“积骨岛?”勒斯特拿起那张纸看了看,他从没有听过这个岛屿名。在他的背后墙上有一张液晶大屏幕,勒斯特在桌上的台式计算机输入几个指令后,液晶屏上显示出一张卫星遥感的世界地图。

“它在哪儿?”勒斯特朝大屏幕看去。

“北太平洋热带区,靠近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海域,属于火山岛,值得说明一下,它是座无人岛。”奎恩走到地图边,根据经纬度找寻了一会儿,指着一个小黑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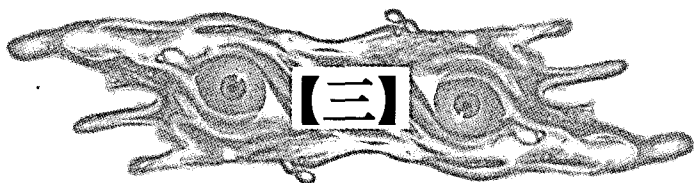
勒斯特立刻把那个点放大了几千倍,屏幕上呈现出一个被蓝色海洋包围的黑绿相间的岛屿,可以看到四周包围着白线一样的海浪。他盯着它,半晌没有说话。

积骨岛,一个形状怪异的岛,这种地形在火山岛中相当少见,从遥感地图上看,它很像长着两只角的魔鬼头颅。

恶魔之岛?!

难道,这就是丹尼·路克的目标?他在这座无人岛上发现了什么?他能在这样的荒岛上活两个月之久吗?

勒斯特感到很不安。



金小雅从睡梦中惊醒，猛然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刚才，她梦到自己走进一个阴森潮湿的山洞里，洞里堆满了残缺不全的人骨头。那个洞黑黢黢的，她在里面怎么也走不出来。

醒来的时候，鼻间似乎还残留着霉湿的味道。这个怪梦让她不敢再入睡。

“朵朵？朵朵……”她轻声唤着同伴，也许因为白天太劳累的原因，朵朵早就睡得很沉了。小雅轻巧地从睡袋里钻出来，披上衣服，走出帐篷。

夜晚的灵石山显得冷寂而可怕，昆虫在草间鸣叫着，一轮弯月静静地照着背后的山林，银光灿灿。十来顶红色帐篷整齐地排在平地里，悄无声息。这个露营基地是专为来灵石山的野外探险族准备的，设施非常完善。“黄金勇士团”栏目组为了做这档节目，包下了整个营地。

大伙都睡熟了吧？小雅看着帐篷想，虽然是夏天，但山里的夜雾却有些阴冷，她禁不住抱起了手臂。

晚上，队员们在一起分析了明天的比赛流程，比赛项目很刺激，据说还要横越过一根架在两座悬崖间的钢索。想到这儿，小雅便有些犯晕。从小她就很怕站在高处，下午的岩降已经让她心有余悸，更别说在

两座悬崖间飞渡了。但是,按照比赛规则,如果队员里有一人退出,该队就算自然淘汰。要是因为自己而失掉比赛,真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其他五个雄心勃勃的同学。可对明天的比赛,她一点把握都没有。自己从小就是个不爱活动的乖乖女,也许本就不该参加这种近乎残酷的野外竞技。

金小雅胡思乱想,心情也变得非常糟糕。在营地间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经意间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红点在晃动,不禁吓了一跳。

有个人坐在岩石上吸烟。

“是谁?”小雅壮起胆子问。

那人回过头,竟是顾明,顾明见到小雅,也很吃惊。

“小雅,你怎么出来了?”他连忙灭掉烟头,站了起来。

“睡不着觉,你也是?”小雅走到他身边。

顾明不置可否,苦笑了一下,反问道:“对明天的赛程,你是不是紧张?”

小雅不好意思地点头:“有一点。今天我拖大家后腿了,你是不是不高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顾明沉下脸严肃地说:“金小雅同学,你知道你那最后一跳有多危险吗?如果真出了事,我这做队长的怎么交代?”

小雅听顾明这么一说,像受了委屈,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顾明呵呵笑了:“你还真受不了批评。好了,好歹我们队终于过了这一关,你是好样的。但记着,明天可不许那样冒险。我宁愿失去比赛,也不希望看到有人受伤。”

金小雅明白顾明关心她,心里很是感动。

“顾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小雅问。

顾明的笑有些凝住了,但很快就又绽出笑容:“没什么,只是家里的一点小事。”

金小雅猜想,顾明肯定有什么事不愿意告诉她,而且肯定不是小事。如果真是小事,也不会深夜坐在这里独自抽烟了。她不禁有些担心他。

“可是，你……”

顾明又打断了她的话：“小雅，我们都该回去睡了，没有精神，明天怎么赢比赛？”

金小雅想告诉他，自己刚刚做了个恐怖的噩梦，可是回头一想，这样子也许太小女生气了，话到嘴边，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顾明，如果我们赢了比赛，真的要那个地方去吗？”小雅问。

“当然。”顾明毫不犹豫地回答。